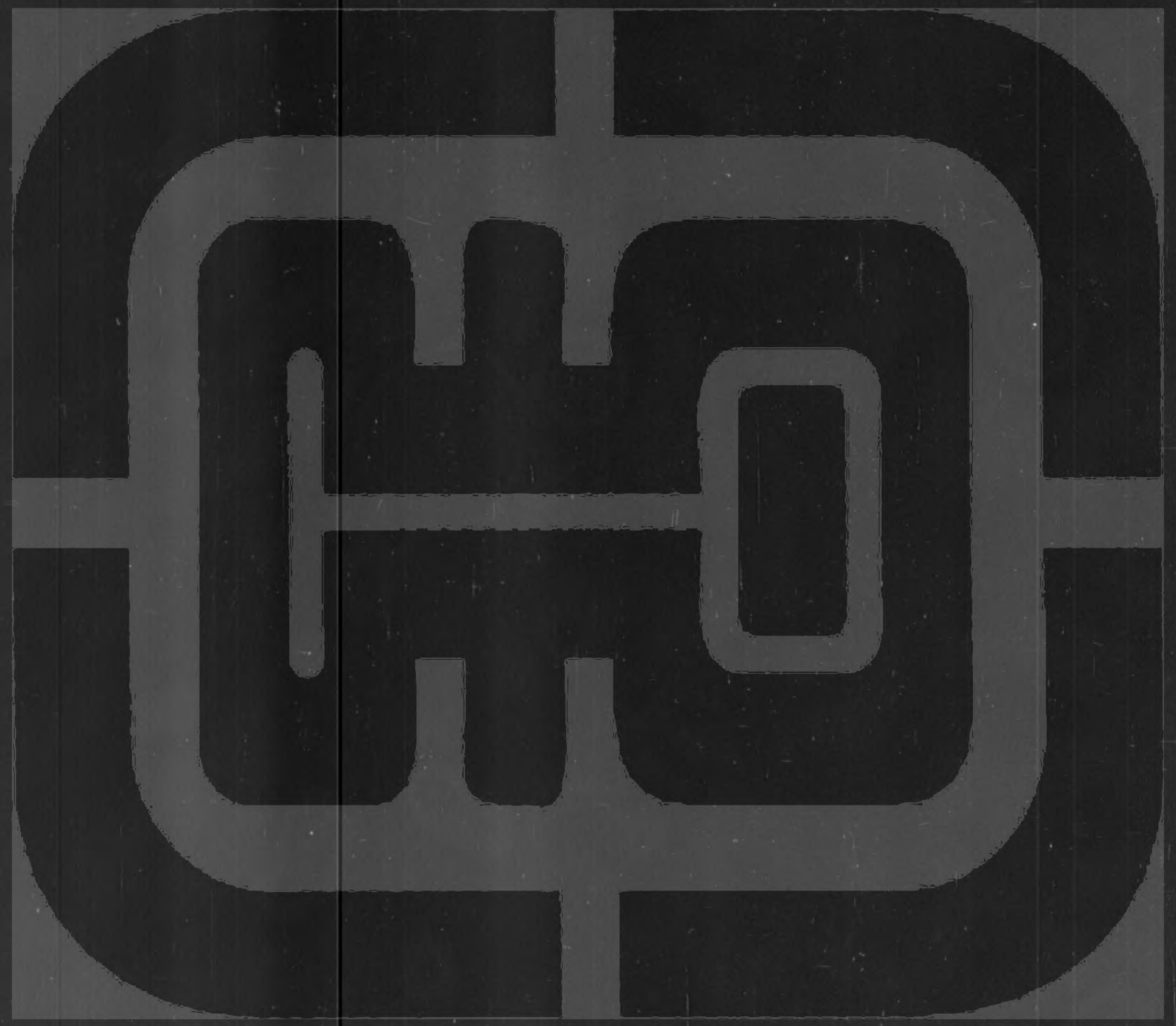


記

重脩行人司碑記
重脩太平縣儒學碑記
象山縣脩築河防碑記
重建大司空趙公功德祠記
天台喜雨亭碑記
宗伯柳所唐座師諭塋記
重脩郡侯肖兼蔡公祠宇記

郡侯吳公白龍應禱碑記

官給諫贈公祠堂記

朴庵嚴先生洎配邵孺人遺像記

寧澹齋全集卷之五

記

重脩行人司碑記

行人司倣古周官歷代相沿所從來舊矣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百司庶府犁然具舉準留都舊制設行人司于西安門之右自後時救時葺莫或廢焉嘉靖癸卯五年而後距　今上御極之七年地日湫底積窪成渠基用傾壞始奉　明

肯大創之增卑培薄式廓更制翼然改觀中丞
兌嵎蕭公廉爲之記距今又三十餘載矣規制
如故蕘塗不輟而漸久漸頹日就漫漶太常雅
池徐公初拜官斯署愴然怵于厥心顧念　聖
上方軫時詘慎興作卽大工鬥建徐徐議下而
以是役請致煩縣官經紀非人臣體國意也已
給舍工垣視帑藏諸厥務一切覈冒濫窒竇漏
節縮浮費得羨金若干兩謀于少司空碧麓林
公謂是役直仍舊貫非改作可無煩　聖聽乃
咨繕部仁宇李君董其事繕部素饒心計善綜
理環視門垣堂皇及退居藏書妥神宿吏諸廊
房周詳相度隨事制宜易楛以良植欹以翼
如煥如足利永久役始丙辰冬十月訖今丁巳
春三月不動聲色而工用集蓋功令凡興作請
自　上裁輓近弊端參錯重以估計之擾僉商
之累胥吏之侵牟役未興而費不貲比總其成
動不下千數計在事者相顧因循輒曰毋動重
大爾亦積漸使然也是役也不謀闔不報商不

假手猾胥業已省十之三及臻厥成視其美又省十之二較已卯之役事半功倍不啻過之則繕部君體太常節嗇慎動之意以及此也工既落大行季琳陳君允虞桂君等謀紀其事以徵後來而問記于勤勤不佞濫厠詞林碌碌鮮發明安所得共工事而鋪張爲則請言行人之職之重而知斯役重也先王憲天出治脩政立事以爲民極謂天道一歲一變浹辰而十有二載則大變矣九州五服之內萬民利病政治得失札喪凶荒之類月異歲殊一人何能周知故既有大行人掌大賓大客之儀於內又設小行人分行邦國以應天上使星出則道王德意於下返則各以五物別爲一書歸報于主其職自歲存三徧五省積至十二歲而巡狩加焉所繫若斯重也後世巡狩不復行而皇華使臣馳驅四出已隱然代狩之責抑又重已迫我　國家尤慎茲秩非制科不以授非臺省不以遷其出爲臺省者封劍斜繩振刷彈壓率表表一時間有

列郎署歷庶官者而流品之銓序典制之脩明
錢穀甲兵刑名之治辨皆屢屢尋伍故名公鉅
卿多繇此出其人又若斯重也夫人重則官重
官重則地益重若何視其漫漶而不爲之所竊
計已卯及今天道已三浹辰矣在昔天子且三
巡狩焉而是署之脩猶相顧因循其憲天脩政
之謂何夫非獨備興作沿故事聳觀望之爲兢
兢也且百司庶府各有職掌也以共其位序獨
是署之設意在儲養名鉅與庶常埒而於九四
方之遺書逸史稗官野乘及諸名賢才士之著
撰有中秘所未備者無不兼收輻湊以備顧問
待採擇成一代之文獻故世有東西詞林之號
所繫又若斯重也以重如彼以廢如此宜太常
署也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爾我偶俱之迹有
之怵然于心乎諸君子出而受命迈而報成覩
翼然煥然之象而思所表見益可知矣蓋入斯
諏謀告語之益而無避忌隱護之嫌有雍容揖
遜之風而無拮据鞅掌之困是故可以觀和衷

之誼焉可以昭素絲之節焉可以養恬尚之操
焉可以洞委蛇之度焉可以裕經綸之畧勵風
猷氣節之槩焉異日建鴻鉅以光憲天之治
未足爲諸君子多也其以重斯役詎有量哉是
烏可無記太常徐紹吉乙未進士四川閬中人
繕部李篤培庚戌進士山東招遠人宣力率作
具有成勞法得竝書

重脩太平縣儒學碑記

太平縣儒學肇自成化七年維時邑治初建諸
事草創營構些窳罔利經久隆慶中龍風爲沴
文廟圮始一更新之餘皆徃復因仍旋葺旋頹
至于今極矣歲癸卯潛江吳公某來尹茲邑卽
然愴于厥心揆事無大此廼刻日庀具鳩工首
文廟啟聖宮繼兩廡繼倫堂繼鱓舍繼櫺星門
易楷以良植欹以固其他數仅廣輪半規澄碧
兩坊屹峙次第維新煥然闕里矣獨尊經閣圮
甚工未竟比丙午公以入計行而東鄉冉公某
由別駕來署篆益宣宏猷嗣襄厥嬀無何全州

伍公某以新令至事用大集遂落成焉於是博士何君某介諸弟子員持狀走慈屬余記余惟先王設立學校羣秀彦於中寧惟是邊篚鉶罍詔之禮象勺笙鼓導之樂誦說吟咏肄之文射御脩其藝齒讓循其故事橋門觀聽侈爲美談夫亦欲其俛而思焉習而安焉孝弟爲本忠信爲基仁義爲質幹以求復乎吾性本然之故而一切塗飾躁競凡出于情識以後者皆非故也則皆欲其洗滌銷鑠于斯以斧濼懿德磨搡令器用能使習美而俗成道溥而化洽輓季羶悅于富貴揵鬬于聲譽而特媒學校爲寄徑于是塗飾不已轉爲機械躁競不已轉爲戈矛而局面愈新則所性之故愈剝落而無餘習俗安得不壞道化安得不湮故士之於性乎我　國家多方造士力範頹風至屢屢　聖明詔誡廣厲以爲浮淫相紿不可然昔之論丕建者猶曰茀茨土階毋忘其舊而頹而弊新也士習之趨也慮其襲頹而弊故也

以長而太平之俗朴以齊人多愿慤少文其於
所性之故猶易葆任而無失乃今風氣日開人
文日盛得無有漸趨漸頹如前所云否先正謂
脩先聖先師之學尤在自新其學夫吳侯之鋭
意興頹也冉公之設誠趾美而伍侯之務觀厥
成也豈徒懲子矜之刺察張伯之璧倣鍾離之
拭輿倘亦日感于斯者庶幾俛而思焉習而安
焉務去其非性之累以求復乎其故則學校其
永新乎嘗試攷茲邑先達若謝文肅林文敎謝
貞肅諸君子其德業節義夫非成弘間表表人
物而寃厥基本惟孝友忠直終始勿渝其無失
乎所性之故類若此多士尚勗哉自勵蘄不負
嘉惠盛心當不使諸君子擅美于前矧又有等
而上之者耶茲役也功起于癸卯迄于丁未示
勿亟也費出諸捐俸益以義助戒傷財也而董
若事者先是司諭某次司訓某最後司諭某司
訓某殫心協力法得竝書

象山縣脩築河防碑記

象山濱海而處田故多汙斜沈斥最易盈涸而
洪潮衝突直入縣治爲患自昔開河澗蓄水者
三十有六築磯以司捍衛者內外凡五股引防
連曲折導達故灌溉不竭遂成衍沃民賴有年
歲既久圮塌塗漲若沙若潘家等河既積淤成
田他若千丈馬岡宋令許知新所開俱就湮沒
其見存則自東西二澗外入三大河迄諸支流
以及朝宗南塘陳寇諸磯前令葉授夏津凌傳
等遺址亦乍通乍塞莫繕莫治每旱慜告囪田
盡鹵而赤比苦不登邑侯吳公洎茲土愴然慨
于厥心越二載政通民穌廼議修築疏浚之于
是捐俸入約公費鳩徒募壯令所在具畚鍤輦
壤礫窒隙導沈增卑培薄河澗較昔深倍而諸
磯務益鞏固利永遠縣是外潮不入內水不洩
毒田復化爲甘壤西成攸屆籌車載途邑人士
相與驩謳不已因持狀走慈谿予記余惟災疹
頻仍何地蔑有要以先事曲防備其無患舍水
利稼政奚適矣昔西門豹不辭任怨鑿十二渠

引河水灌田貽鄴來賴史起繼之猶以不引用
滻水病爲不智況乃成蹟可按舊防可尋而任
其湍齧羨溢屑越不事事猝有曠溢民用困瘁
輒詑謂無何尤向者西門所蓋也公爲政不啻
身視民家視官其大者如勸農緩征崇賢養老
矜憐孤煢撫輯軍伍增城垣興學校禁奸止盜
無日不討國恤訓飭之政而於茲役更加亟焉先
是歲丙午六七月之間旱公徒步曝禱竟速甘
澍因上下磧澗詢彼故老具悉某何由湫底某
何由湍潰狀以爲暫費永寧變勞爲逸端於斯
在故殫竭心慮務底乃績然且率作興事必於
政成戒驟役不煩庫藏不滋贖鍰愚傷財也工
取雇募益以子來毋厲民也邑治前舊有八卦
墩以制地形茲復築五星墩應之滙爲九曲以
防直入之水餘竝因勢伊減罔少更置擇利便
貴無事也一舉而數善集用能使均舍有需蕩
瀉有節決渠成雨易災以稔野矢白渠之歌士
後樊惠之頌視西門所謂百歲後思我殆又過

之矣余故喜聞而樂爲之記亦將示夫後之繼公者公諱某字某撫之崇仁人蓋江右望族世著令聞云

重建大司空趙公功德祠記

人臣鞠躬盡瘁爲國家遏亂畧而告成功猶神晏娭有匊狗也事已則捐之故鳥盡弓藏之慨今昔所同然而戢寧在海甸保障在桑梓公論不磨人心永慕豈無望峴碑而墮淚戴庚桑而尸祝者乎往嘉靖乙卯島夷寇及慈慈固東偏邑壙莽無垣埤恣其糜爛凡官司廡廨及學宮祠宇咸歸燼中矣丙辰少保趙公秉鉞南征肅清江左比至慈見邑治丘墟隨捐私隴木植重搆縣堂文廟城隍諸名祠以次建復寬民間征繕是其小者旋築城濬河設樓櫓移餉金二萬五千爲濟督撫羣公念公加意枌榆協力致助民無所患苦而永世安堵是賴又題請蠲秋稅及免遠輸凡可便民者舉無遺策猶其小者寇自壬子入犯聚數萬衆橫行五載淮以南盡被

躡轍少保徵師不滿萬惟汶竪乘聚以順制逆
如濤掀籜捲歷七旬而東肅晏如享有生人之
樂者五十載于茲矣廼忌者含沙巧詆竟沒其
功豈所以勸後也藉令島夷跳梁烽警卒發疇
復肯激烈赴義矢力于鋒鏑下哉著慈之父老
目公顛末者諒公忠誠猶娓娓頌言不實口蓋
爲公道振暴非緣里兒附和也昔城隍廟祀將
從閈新適更故棟則公姓名具載焉相視欷歔
益深感慕廼按曩三官殿已遷別所遂因遺址
掬專祠奉公像祀焉夫禮法施于民則祀爲民
扞患則祀公扞東南半壁之患使就救寧均調
輸輓防禦要害悉有明法是宜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而當事者狃于流俗祀止一鄉噫此賈鄧
之夷亭猥可咤也異日者事久論定追功頌德
將由近及遠莫不慕義無窮思奉樽俎之報卽
旂常竹帛且有循故實而錄元勛者孰非吾鄉
之七閩始基之哉諸父老徵文爲記余記之而
因廣其意焉

天台喜雨亭碑記

萬曆重光大淵獻之歲月當龍見農乃舉趾播種而穫匪雨弗溉胡天不吊屯膏歷旬自浙以東多患苦之而台邑負山帶嶺田多磽确積日不雨則水泉枯槁農夫輟其耰鋤徒仰面視故望澤尤亟惟時名山匿雲霧潭失職瀑布斷流明巖絕潤馬湖告竭響溪不鳴百姓嗷嗷無所請命邑侯胡公以客冬蒞茲土至則問民所疾苦釐剔蠹猾清稽宿逋嘉惠黌校蠲俸課士徙

建壇壝瞻卹惸嫠閔閔皇皇惟日不給既目激亢旱閉閤引咎若無所容已則屬耆老而告之曰天人昉繇理甚不爽禁屠逮龍祠山設醮總屬具文幾幸得貸亦非瑞應我寔守土而弗克竭誠昭假安用父母業與士民約謹薰沐茹蔬攜弛刑禁緩徵輸徹盖躧步望郊而拜雩壇所在目必三叩叩必如期盖公性至孝事母極謹晨未省視不敢出堂昏必候寢至是未明而趨後衆乃退飢忘食勞忘息心殫力燋無稍倦意

天亦示徵每禱雲從頭上起雨濛濛隨車公曰
大雨由天小雨由山雨不洊沱土膏未洽烏敢
已遂三日夜若注天瓢而下公拱立甘霖中襟
袖淋溢不爲動萬民搶地呼天頌公神明未幾
環視四野萬畝已如雲矣爰届有秋而墉崇櫛
比喜可知也於是士民思垂其澤于不朽相與
庀材爲亭甃石爲碑而博士弟子員某等具其
事因署學表君走慈谿請予記余聞灾異之興天
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故曰天旱求諸仁
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
諸政政清而俗阜如是則雖灾不爲害已公下
軌未及朞而善政不可枚舉易曰中行告公用
圭公之告圭于天豈待卤事閔雨而有志於民
天表之瑞應良不爽耳然則令而後公益篤于
盼蠁之故而虔脩匪懈天益假以錫羨之應而
雨暘時若台之嘉賴公詎淺鮮也時余郡邑亦
以祈禳志喜故樂聞而記之且系之歌歌曰天
人兮鼓桴精靈格兮速甘澍逐驕陽兮樂罷雩

稼穡穜稺穜兮百室腴報君長生兮競驩呼瞻桐
柏兮華頂澤不磨兮與俱公諱來聘字某鄉進
士廣西全州人嘗受學南皐鄒先生云

宗伯抑所唐座師諭塋記

夫士棄時遘運優游華膴生同赫燿沒或沉淪
寧盡恩禮之衰無亦豎植之淺也故黃壤掩魄
表墓無聞吾咎其君惠漉囷泉幽魂抱忸吾惜
臣若夫寵顧既渥于丁年劒履將賜于來日
期大用臣不永齡而乃哀動天顏彌加悽惻
綸命光騰乎壟樹恩波直達夫潛扃此亦千秋
之勝事而冥漠之極榮矣傷哉吾師乎抑所唐
先生奇博多淹嘉藻燿燦清妙高跱邈絕今時
名先雁塔之題班弁鸞坡之從秦鞬筆墨顧問
彖見褒崇直節令儀共趨表率倘天假以歲年
將三事俄登二儀歸燮矣奈何雲駢煜雪旋迈
之脩不虛品隲人羣空明之照鮮翳湛恩殊典
其真玉樹沉埋適逢其厄故事凡侍東宮之臣
時逾三稔當得卹錄全典而先生閱歷八載於

格有進　天子遂緣疏請晉秩宗伯令行人致
詞冬官卜兆於是倣赤池照水之術遵青烏倒
杖之規升墟降原流觀旁矚久之得牛眠於邑
之二里涇焉沙抱水環辰艮日吉成千禩之令
圖開萬家之封域頒賜出乎　皇衷吉祥本諸
天造方夫會葬吊賻縱橫或執紼而心摧或撫
琴而魂悼或臨穴而解心許之劒或撫管而勒
金石之章莫逆敦白馬之盟高誼走炙鷄之真
蓋梁木云摧悵德音之日逖墓草未宿幸神理
之猶綿罔不追想平時大損眠食徘徊馬鬣對
揚玉休而矧西州之慟情有歔鍾山陽之悲哀
有特至如勤者乎使命辱臨正當苫塊荒迷勞
疚楮墨懶拈然而生我者父知我鮑叔情靡有
間事蔑遑辭攄宣揚忘其蕪陋聞　王仁之
優渥標封樹之穹窿將使聖室琅函並黃腸而
不敗夜臺金椀映朝燭以長存浩蕩難摹悲來
橫集作諭塋記

重脩郡侯肖兼蔡公祠宇記

今上壬午歲温陵肖兼蔡公以名進士由留都
春官尚書郎來守明閱五年政通化洽民大和
惠遷貴陽觀察去士民扳轅卧轍不獲留相與
飛祠繪像尸而祝之距今三十餘載公已捐館
二十年所而廟貌若新昉嚮如故適長公虚臺
先生以憲節至尋督學政士民聞長公來喟然
曰是嘗生育我教誨我我人思之不得一見者
今得見其胤子乎因念舊祠湫隘淺迫塵坌玷
褻萬民未若請於長公願顯大之長公重拂衆
欲爲捐俸鬻市廛兩間稍增廓焉復置祀田若
干畝命戒僧主香火落之日父老子弟携持輻
湊潔牲牷閈考鏞伐鼓蒲伏羅拜或至欷歔感
泣而慈文學某某等馳一介來京屬余記余因
是有槩于治道人心之際也凡塗飾形貌博且
諛而鄭桓武相繼爲司徒奕世後尚使周人三
致意焉非惠澤汪濊滲漉肺腑烏能歷久遠而

不磨乎公之隱繫民心顯寄人口者人人不能去公亦人人不能盡公大都政務體要不屑苛細明足照覆盆而不矜察利足剸犀革而不忍傷斷足辟神奸而不驚逞日循循勉勉稔民所良棄甘苦而節遣布衣之身以素絲節儉帥先寮寀長吏而務期奉法循理使閭閻無歎息愁怨之聲其興利除害特先其鉅且急者郡治東靈橋亘江以通往來時豪有力者據隙地架屋以牟厘稅之利民人擁塞至葬魚腹者月不乏人公毅然毀而正之患乃寢麗譙不戒於火公經始之費不煩而工用集顏其樓曰海曙迄今爲鉅觀俗假城隍惑黔首淫祠媚祭者讌聚演劇無虛日舉國若狂公矢於神下令禁止之民無敢有闌入廟者乃若開誠造士立社課藝獎恬勵行人樂之如樂賢父兄前後列藩臬而遊金馬者多公桃李尤足明樹人之効矣當公奉貴陽之　命士民相顧詫曰是胡不假公節鉞治兵海上以救寧茲宇又曰胡不使典文衡以永

擴新櫬之化然公五年中所爲未甫徹土先濡戒勑者業以保障爲鎖鑰而多方振作無數譽髦者隱然爲士司命郎卽令長公聲靈震而溟渤無波菁莪溥而人文蹶起無非行公之道也然則公於我明何異召伯之於南國而橋梓相繼以宏茲惠澤滲漉肺腑其在桓武之世乎是宜士民之願新祠宇而增其式廓也蓋嘗考祭法施于民則祀公所興除垂爲永賴法孰崇焉東海一尉桐鄉一長猶世世祀勿絕公功大思永何論百世澤孰長焉神勿歆非類公有胤子趾嶽光大聿來主鬯類孰親焉更制創始勞民傷財思非公志卽舊祠舉新典事孰秉焉詩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又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此之謂矣余爲公門下士不及同父老子弟羅拜宇下而樂聞諸文學之請輒爲之記

郡侯吳公白龍應禱記

明州故稱海國山澤中多龍宮能興雲雨應人祈禱而麗吾慈者邑東南花嶼湖之陰有白龍

潭潭水出石礪廣不盈三尺許沙石灼然可見而莫測其底止遇歲曠吏民匍匐往禱響答尤顯然禱弗虔亦罔應應亦不速間有襲瀟山投犬之術觸怒龍者暴雨大作人馳走不及然不須臾雨旋止旱顧逾甚一溉之苗竟枯不復抹龍德正中變化不測德及水泉龍神廼現固有不可矯舉者耶歲丙午夏亢旱農氓仰睨杲杲無所告訴郡大夫吳公憂曰誰司民命而灾若是則又曰群公先正既不我聞暴厄削竹若者爲誕乃閉閤引咎齋心密祝已詢知白龍靈甚咸僚屬率父老渡江往徒步禱於岩下曝立亟拜必得龍見然後已無何沙石間隱隱躍躍如有物焉探而視之若馴若擾意其關中之蜥蜴非乎遂孟入柳輿迎以歸公徒步如初未至郡雨濛濛下比欵龍再淋漓雨再浣龍再又雨浹三日或以謝龍請公曰吾未聞原野莓莓安知不爲一溉後也而云爾乎則日詣壇禱仍如初迨雨大霑訖槁禾盡起始捐俸誦法華逾焉是歲

農夫長地材不減稔時五邑人士悉嬌首驩頌而慈以逼近龍先沐雨尤深德公特屬余記余聞旱有天國人三而人旱歸之邦政政毀黷百姓愁結邦守不政是清而逮龍貸雨於何可冀愴哉斯言其有感於天人之際也公爲政不嗜陽鱎其心如水持大體毋摘苛細諸所祗祗罔不恪庸威振作罔不率讋決平反罔不欽而不幸有經旬之灾勿罪歲勿以移民今其所爲祝龍文具在讀之悠然愁竦然慄積薪環艾之誠殆不是過固宜龍示其異而蜈躍燕翻若是迅也昔束晳之歌報束長生而美田使君者但願長在不患貧余故繫之曰龍寔靈而公是馮公惟誠而龍則徵誰介我稷黍誰穀我士女其用公作霖雨以徧膏我寰宇公諱文企字幼如其先楚之景陵人由戊戌高第起計部郎嘗權關武林清惠特著蓋匪今斯今云

官給諫贈公祠堂記

官贈公祠給舍暘谷祀其尊人古愚公者也公

上世自鄱陽徙黃岡卜居烏林鎮遞傳至公大父徵仕君以伯子高唐守貴其次子富則公父也代有隱德自公以經學名家克昌厥後而官氏之族遂顯給舍前誥補濰令滿考贈公文林郎及簪筆三載援近例得改贈公戶科給事中蓋異數云給舍既奉　恩綸貴玄壚則謂徽　上恩報所親庶幾慰藉萬一顧寢廟闕如歲時臘蒸嘗之不恪是懼于是就烏林建宗祠祀王父母以上而特建贈公祠於浠水浠水浠水故公配程孺人藏魄地也祠成欲勒一言于麗牲之石以傳永永而請予記予惟古之大夫適士皆得立廟以祀祖禰豈徒飾輪奐夫亦凜焉對越穆然興思上洽祖禰下洽子孫旁洽昆弟故足重也烈祖不云乎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而祭義所稱思其居處咲語思其志意與所樂所嗜其愛慤著存如此故祠者思也而饗者鄉也弗思胡祠弗鄉胡饗給舍之祠贈公也亦猶行古之道也蓋贈公生平績學紮行載在碑版列于瞽宗

難更僕數大都內行淳備有萬石君太丘長之風雖老於諸生乎帷中弟子幾中分楚郎給舍從縢下受經未嘗就外傳也乃給舍成進士觀政大司馬貽書謂疆埸多事宜講求安攘大略以報國恩已省覲歸手授以會典律令諸書令亟讀之日祖宗道法當官謀斷無出此矣給舍初爲宛令公居邸每退食問所治辨與所平反以爲常得當輒喜邑當孔道供帳甚苦則又謂給舍而誠恥娟客然無豁刻爲名惟誠惟恕可以動物凡公庭訓皆此類故給舍出而拊循人而風議無烜赫搏擊之名而壹稟於正直忠厚則皆公指也當公屬纊時手書當事做人利用耐煩以勉給舍與仲子蓋其精神獨注臨化不亂生平意所樂嗜槩可知已今給舍既脩古三廟二壇之制崇祀厥祖而又以專祠祀公祭之日偕仲子具服物治百事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乎欲其饗之也諭其志意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夫不有優然見其橫經問業之

位肅然覩其樹悼表范之容愾然聞其趨庭易簀耳提面命之聲者乎此之謂合莫之極恩故曰夫給舍亦猶行古之道也或曰古者同堂異室宗祠以合族何居乎特祀余曰禮有之以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以仁率親順而上之至於祖宗祠義也特祠仁也仁義盡而禮之大成畢矣或又曰贈公兆域故在烏林松楸鬱鬱矣而祠于浠水何居余曰葬以藏魄也祭以報氣也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於彼於此且程孺人之藏在焉安知公神不往來其間而何必於烏林爲深哉給舍之於禮也蓋吾聞贈公戴記顓門受業諸生皆爲官氏學宜其家庭被服漸漬法則先王乃爾夫禮者先王所用以理幽治人長世亢宗之善物也贈公穀矣百世而下群昭群穆躋此公堂尚其永思弗之給舍似之昆弟子孫繩之官氏之族滋益大替孔明祀事與宗祠同不朽哉是爲記

朴菴嚴先生暨配邵孺人遺像記

嗚呼此朴菴嚴先生暨元配邵孺人像也先生
諱憲字大章別號朴菴嚴出子陵後在慈以五
經登甲科最盛入　國朝諱礽者由禮經上冑
監拜侍御歷少司農遍傳旌德簿愼菴公爲先
生考淮郡佐蒙齋公其仲子也先生負特達之
資脩先世之業沉酣載籍則孝先之腹笥娛綵
若翁則子輿之志養五經授子本開象賢則韋
氏之遺謨抗節林泉遜辭冠冕則鹿門之高致
事詳錢仲舉志傳中礽先生與孺人相繼謝世
時蒙齋公以孝廉筆耕吳中蹇蹤奔訃先生幸
存平居小影孺人已葢棺莫可模擬朝夕想慕
遂手刻一像儼然若生筮令青陽繼判淮郡必
載與俱後丁倭燹先業燬燼無餘二像獨存每
以封典未逮不忍見其角巾野服釵荊椎布狀
以是未付善工蒙翁逝而仲君繼蒙公於貧窶
轉徙中護持特切至是厥孫而恭而恕奉繼翁
遺命廼傳繪事錦衣冠飾煥焉一新然而非先
生好也嘗聞程子以影像爲非謂一絲一髮不

似父母卽爲他人父母而後之議者則曰苟一
絲一髮似吾父母可謂非父母乎二說互異義
各有取夫人子不忍其親之死日冀其生則僅
僅彷彿敢謂逼眞此大聞其歎息而況彷彿貌之
親而不見見似者若見吾親焉故雖無形無聲
之內如覩其色咳如聞其歎息而況彷彿貌之
者乎凡人喜怒哀樂異感榮悴舒欠異時則顏
色不勝變焉而欲於尺幅之中盡一生之容貌
殆必無之理也爲人子者於飲食寢興出入游
處之際存則日省而時察之沒則羹墻而寤寐
之苟得其一日之似猶其一日存也得其一時
之似猶其一時存也此洋洋如在之義也摠之
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耳若乃身不列繪畫
之林手不習雕塑之事而模寫成象其有神焉
爲之助耶夫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矧親與子
一氣相屬其感召固應耳而繼蒙公之克承父
志恭恕等之率祖攸行則皆先生順德之報也
語云孝子之後必有孝子順孫之後厥有順孫

信夫然則後乎此者覩遺像而興思遡來歷而知自其纘揚而光大之者當何如也余爲繼蒙翁猶子於先生爲曾孫行登堂瞻拜愴乎有感輒僭爲之記

寧澹齋全集卷之五終

寧澹齋全集卷之六目錄

墓碑墓表

勅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芳湖李公墓碑

奉政大夫淮安府同知晉階脩正庶尹會峰王公墓表

勅贈太孺人聶母黃氏墓表

誌銘

中憲大夫整飭徽寧等處兵備江西按察

司副使平江劉公墓誌銘

誥贈中憲大夫虛吾周公暨配張太恭人合葬墓誌銘

勑封文林郎直隸肥鄉縣知縣秩齋萬公暨配　贈孺人朱氏合塋墓誌銘

繁昌令回山向公暨配戎孺人合葬墓誌銘

銘

丁母徐孺人墓誌銘

宣平邑博士學海夏公墓誌銘

誥贈中憲大夫直隸鎮江府知府東軒廬公暨配陳太恭人合葬墓誌銘

四川順慶府西充縣知縣慕雲鄭公墓誌銘

銘

南雍郡學博洞明桂公墓誌銘

文學石窓姚公暨配馮孺人合葬墓誌銘

汪母黃孺人墓誌銘

寧滄齋全集卷之六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墓碑墓表

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芳湖李公墓

碑

蜀自漢距今文學彌盛入　國朝內江尤著先
是趙文肅公謝政府歸講道里中皐比所至多
所興起雅與芳湖李贈公往來參訂稱矜幹贈
公強學篤行誨人莘莘罔倦所著有尚書疏義

折衷儒先及近代名家而總其成用以羽翼聖經津梁後學功不在伏生夏侯下仲子遂用尚書顧門起家蓋遇則爲文肅不遇則爲贈公其於叔豹氏所稱不朽業詎有讓焉公天資儁異甫垂齠喜讀書工文翰儗儻有大節時父西湖翁讓世業於異母弟朓之綦母吳獨躬維織課公學公下帷發憤業成首補邑弟子員每欝欝憶翁遠出不置請于母重趼走綦迎焉翁故慨忼任俠初至綦有坐鬼薪鬻子以贖者捕卒持之急誤納翁袖中隨遁匿翁亟追之召主家問故返其金綦人以是推翁翁亦久安綦無歸意而向所挈資斧且貸散殆盡贈公至委婉諷翁即悉焚所逋券以歸歸則家漸索突幾無烟矣然西湖翁喜有子公喜得奉父驩交相樂也已就所居受徒講業從遊甚衆公雖藉舌耕奉甘旨乎至貧不備脩脯者槩弗問時趙文肅公每相過從與闡發六籍諸傳之旨無餘蘊繇是學益邃文亦益精試必高等比屢躓棘闈乃喟然

曰凡吾僕僕塲屋間爲捧檄地耳今親且老而艱一舉將柰何教誨爾子無忝所生詩言起予矣因進今文學應期參藩應甦授以舉子業朝夕課督甚嚴而四方負笈之彥滿戶外公隨材造就不異訓子先後乘風雲者近百計盛哉無何西湖翁以壽終公殯殮祭享壹稟於禮而事母吳更竭孝養撫嫡妹之子底成立迨文學伯仲英聲蔚起而公猶嗜學不厭念家世顓顓守一經平生精詣在是忽秘笥中不以傳此尚書疏義所由作也公端厚廉謹於人斷斷不苟合不苟取言情而信無問疏戚少長咸飲以餼及義所不可則切直相規未嘗作萍梟兩可色性好周人急傾囊無所惜道見遺骸必捐資以瘞所居邇學宮前文峰長江環繞羣山屏峙公結廬棲息其中澹如也先是邑科目稍中葉諸生咎豪右置坊法不利新去之以公居界坊而近挾與俱豪以是思中公時倡義者輒惴惴懷首鼠公不爲動當道特稔公行誼置弗問邑人始

服其氣節云歲丙申公年五十一忽以疾卒正寢越二歲而母吳孺人諱配周相繼謝世又五歲而叅藩君以尚書取聯第由翰林院庶吉士除浙江道監察御史以　覃恩贈公如子官元配稱孺人公諱崇先字紹夫芳湖其別號也李之先出楚麻城元末均旺公始遷蜀均旺生文斌由永州遷內江迨公曾祖登要起家里選生允允生師勉是爲西湖翁公有丈夫子六諸孫濟濟具誌狀中余竊按公植德表士林著書輔經儀者不於其子則於其門人安在必親見之哉學者宗慕稱芳湖先生不虛耳公葬河東三溪山祔西湖翁之下至是墓木拱矣爲之銘銘曰

滔滔中江飛洪流源汶導洛源悠悠中有鴻儒李成蹊遺澤留肇開哲徽揚徽猷溪山韞玉輝千秋吁嗟不朽兮樂斯丘

奉政大夫直隸淮安府同知晉階脩正庶

尹會峰王公墓表

先是　肅皇帝閈新三殿亟徵楚蜀諸路材而貴藩濼川王公方在事殫精搜採巨木用出大工賴焉然竟以勞瘁告殞蓋死勤事也惟是萬里扶櫬諸似公竝稱篤孝而會峰公獨以髫年狀父勞勤聞當道卒膺郵典贈太僕天下固已知爲奇男子矣嗣後司徒觀察二公接翅逼顯而公厄于制科以恩薦試郡邑所在有聲城忻之役爲邊風所襲遂以痼疾乞免歸雖屬纊紛

榆與先公死事貴筑何異故世重新城王不獨以名位實以忠孝諒哉會峰公既殁且窆子象益徒蹝之京請余表其墓余聞精有所嚮九原可以執鞭揚抇奚容辭公諦之城宇爾守會峰其別號也先世自青州之瑯琊徙新城數傳至太僕公重光而王始昌公生而挺秀舞勺時太僕公即鍾授簡之愛太僕殁而發憤積鑄蜚英譽校以　穆皇帝踐祚恩領薦遊成均司成孫正峰公一見奇之初授鹿邑令邑苦河幾爲

祖陵患公不難泥塗而奠麗之厥成晏如夢感
寃獄法方士之善厭者未及葬而歲免饑瘵吏
無舞文神明之譽交騰薦剡矣以避從子某領
藩兩調博野寧晉寧晉值歲旱潦相仍萑苻草
澤間寇盜蠭起公甫下車爲民竭誠祈禱雨暘
稍若而廉諸不逞窟穴掩捕殆盡畿則興學課
藝士多顧化比入計遷同知溫州府事會海氛
方惡條上海防畧悉見施行籍江田千餘頃隸
諸學校令歲給博士弟子員縣官素齮齕諸生
以故竊憾公而學博某復以公曾發其私吏奸
因交孽于當道坐鐫秩公念太淑人老喜遂初
衣視去溫猶蛻也偕榮宜人色養殆將終焉太
淑人責曰若忘而父忠勤耶乃歸休乎則勉之
部甫至輒心動馳歸猶及奉湯藥親含殮人以
爲孝感云服闋補守通州却羨金千餘築堤捍
海擒劇盜與倭潛出沒者議城兩城備寇逼之
屹然金湯始基之矣時稅璫四出梟磔虎噬道
路側目公禁奸平稅不激怒璫而璫亦不能有

加公始欲營稅署于通津卒以公言中寢諸惡
少毒霆良民者悉案治不貸通至今尸祝之未
幾入覲復以避家觀察補守忻通民若失慈母
赴忻道寧晉寧晉老稚更攀轅不忍舍不啻兩
州爭杜衍矣至則釋負均輸戢奸剔蠹一如守
通時忻之忻口堡距關隘百里而近則有虜警
慮不堅于斥堠而滹沱源出繁峙歷代峕折入
忻奔流甚急公念政無大此者復議築城衛之
躬自荒度日冒冽風毒霧中役未竣尋有淮安
之擢而祟中膏盲矣亟上疏乞致政　特詔晉
公階脩正庶尹以旌殊勞歸徒壁立居無何而
宿痾頓作考終正寢惜哉臨卒無一語及家事
惟指景先樓誡諸子無華無圮蓋寓意繩武非
直謂樓也噫善景先孰如公者哉間嘗取太僕
傳與公紮論太僕繕關徐洪大疏運道而公泝
河則　陵寢安堤海則靜江固太僕條上谷機
宜十二事幕府多採用之而公海防十畧不爽
尺寸太僕力折雲中虜單騎降羿蠻兩賜銀幣

而公東絶倭交逼西備厝雁門蹦入騎　詔叙首
功增秩示異至于勁節矯矯則不畏薰腐與不
狥大將軍鸞若一轍蓋公於國爲能臣於家爲
能子而於司徒觀察頡頏閎峙安在必制科効
哉余故爲之表曰於赫盤宗實表東岱世篤忠
勤展也氣類維公處膏軟水績胡質之清風畏
誠竭身矢士衡之遠概兩州崇墉五祉畏壘
帝念勞臣皇于褒賚是用倣衛閎而垂文想晉
鍾之貽格托之彤管鐫之玄石敢附立言之徵

廢徵不朽之澤云爾

勅贈太孺人聶母黃氏墓表

新塗聶純中氏由甲辰進士筮令錢塘三載政
成人和以最考膺　天子勅命封文林郎贈其
父少源公如子官母黃爲太孺人先是萬曆之
庚寅陽月哉生明太孺人棄棓棬業已如制窆
于本里既而形家言不利者十九於是純中復
謀卜兆歷癸卯首冬始得玉峽芊源苦竹塹象
地乃啓孺人之藏改葬焉僉謂發祥長世可計

日待越明年而純中成進士又三年受今恩形
家者言亦既稍稍驗矣頤余考廬孝廉所爲誌
徵之後祿蓋孺人植德備故鍾福隆非盡地靈
然也按誌孺人出清江禾溪黃氏黃故閈族以
嘉靖庚子臘月之朔舉孺人有異徵性端慧黃
太公絕憐愛之及笄受女訓輒曉大義曰嬪贈
君少源公兩尊人方在堂治家嗃嗃孺人恒先
意承之晨昏進滌澣壺軌于禮賓祭燕饗尤治
罔或不虔以故當兩尊人心稱賢婦時食指漸

繁一切米鹽瑣屑孺人身任之井井有條且周
旋伯仲娣姒間衣取澣食取糲雍雍穆穆閱三
十餘年不聞勃磎以故又當心源公心稱賢儷
撫兩令子雖恩勤萬狀至勵學砥行凜如石師
無姑息媕婀昵色有古截髮和尤之風以故玉令
子於成稱賢母語云樹有秋實樹者不及享之
令子學垂成而贈公抱沉痾十年不痊孺人悉
力調劑湯藥必親歷寒暑衣帶不解者如一日
忘其身之瘁也迨瘁極而孺人旋亦不起矣享

年僅五十一嗟嗟天厚孺人以德而嗇以年胡
造物之難諶至此顧孺人多嬴德上克恭中克
睦下克慈且重念其外家使亡者有蒸嘗而嗣
者不慮伏臘宗黨靡不賢之今純中義聞日隆
朝野想望其丰采方拾級膺仕　龍章游奕茲
特伊始耳仲子更翩翩鵠起福未有涯孰爲天
果難諶哉余辱與純中同年稔聞孺人之嫩行
敬掇其大都勒諸貞珉俾過而式者知爲聶母
真太孺人之墓嗚呼鍾靈滙秀洵美豐所毋德
孔厚受命聿固詎伊土之故人亦有言天錫龜
純嘏廼眷斯顧俾永綏于來許庶幾考信于斯
語是爲表

誌銘

中憲大夫整飭徽寧等處兵備江西按察司副使平江劉公墓誌銘

平江劉公捐館舍三年于茲矣其長君惺以服閥謁選京邸儼然素衣冠持方伯馮公所爲狀丐余銘余也晚敢銘公雖然公敭歷中外爲國

典刑表正閭里爲鄉型範余私心竊嚮往久歲
辛卯余偕諸公姓韋業留亭亭公一見余文謬
以館閣課相期許余今濫竽詞林人謂公言若
左券而九京不可起矣嗚呼惟公實知余小子
又何忍不銘公按狀公姓劉諱志業字可大別
號平江劉氏系出漢至宋南渡時有號寶山諱
厚南者累官刑部侍郎爲名臣其先人翊以校
書郎出宰鄞遂卜居慈人　國朝甲第簪纓蟬
聯輝暎爲東南冠其本支族屬猶守寶山公遺
揖奉蒸嘗而椒衍則千計矣遞傳至公高祖奎
奎生鏻鏻生源代有淳德源生覺齋公諱安由
正德丙戌進士歷臺郡進階三品以廉直仁厚
著是爲公考覺齋公舉四子公居仲舉之歲月
覺翁正領鄉薦公竟克紹厥緒以嘉靖壬子上
賢書已丑登蕖榜釋褐拜臨清刺史秩滿遷南
比部員外載晉正郎尋改北部廣西司擢知漳
州府數載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嶽寧等處
兵備其科名爵級勛猷譽望一似若翁云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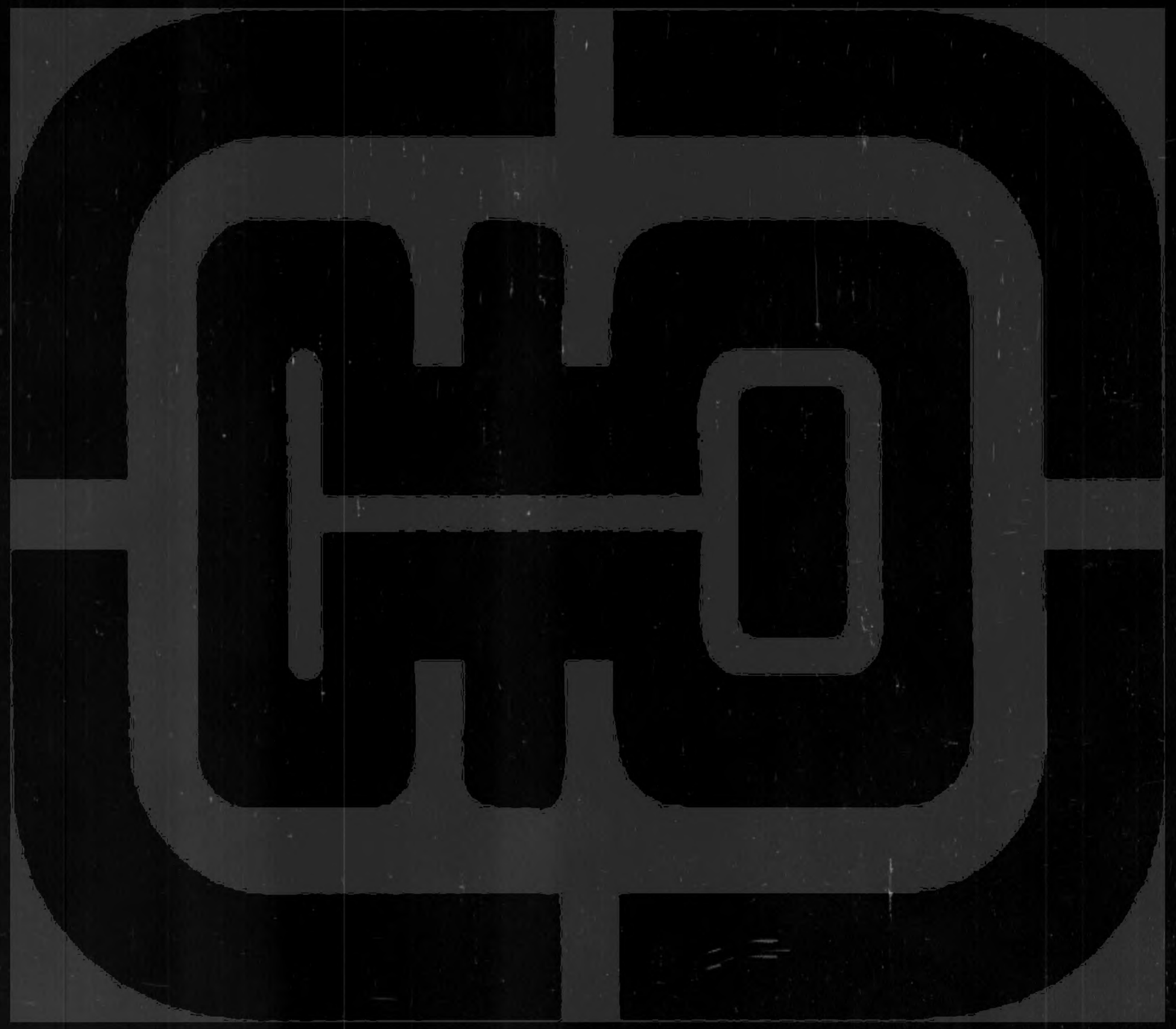
而頡異吏部閑山陳公以鳳毛許之杜吏復齋沈公因擇爲快壻比覺齋公守鳳陽會泷公官南臺公往就婚白下不忍久遠子舍浹月邏逻前後周旋官舍凡十五載故奉庭教特切其從容禮法微獨天性然也歲已亥覺翁以艱歸始出應試試輒壓卷公自視欿如覺翁宦橐蕭然僅揣數椽蔽風雨而悉讓祖居居伯兄公贊成實多當遊白下時有里人爲亳驛宰遺酪酥一瓿啓之則金也公艴然曰柰何以暮夜物傷父廉密封識遣還其介特類如此公既爲孝廉入載而覺翁謝賓客哀毀幾成死孝守廬讀禮始終如一日初守臨清下車齋宿感益弟父母之夢卽矢志循良爲政務崇惠愛清源素號衝劇商賈輻湊而官舫揚帆上下者蝟集每以索資用爲餌與取備物郡守寓入意所需督諸商奉上官且飽其私沿爲故事公悉屏去當道至摧手戒毋犯清源他如均徭役蕩煩苛興教化居然卓魯去之日商民號泣遮留至不得行遶南

比部郎多所平反比改北部廣西司會當朝審
印刷揭帖報商輸紙科斂無筭公一切榷減著
爲定額宿蠹頓清錦衣參送劇盜十餘輩同官
立折廣西巨寇帶銀豹械繫至京有　詔卽時
相視不能決大司寇特移公公訊其巨魁片言
審決公閱諸所參奏殊影響無據謂莫須有何
以服天下遂遍訪粤諸紳衆得其反狀在古
田刊本中刻燭成招旦呈大司寇獄遂具豹亦
至死無恨先是高新鄭罷相歸諸出門下者望

影匿避時公在臨清獨郊迎祖道執平叔禮甚
恭新鄭相顧灑泣至指天日誓無相忘及　穆
廟卽位新鄭復入政府昔之匿避者競爲羶附
而公獨屹然自持新鄭議改公祠部以需殊擢
公力辭之僅以常調出守漳漳固八閩要地艅
艎入海外諸國爲市波斯捆載奇貨啣尾而至
而勢家巨猾扞罔衙行有司莫敢問大盜從而
乘之最難戢治公身率諸吏以廉日拊循其百
姓而群不逞者法無貸和風甘雨不弛震厲漳

是以理官軍削平南詔公以轉餉有功幕府上之　朝詔給賞白金十兩隨晉觀察副使漳民攀轅卧轍迄今有十詠之思既弭節六郡用持大體風勵諸鄉邑而崇儉飭江防獨嚴由太平距安慶窒隙抵瓌邏偵星布數百里內雀荷不警行旅賴之至若時兵糧之給散戢偏帥之侵漁軍民方藉覆露未艾而公以周恭人艱歸矣居哀盡哀盡禮不異喪若翁時服闋當赴部即懷止足之戒喟然曰波濤驚眼風木在懷吾何事

倉林泉之樂入當世之溫鑊爲遂築留亭亭自老手爲賦以見志昔覺齋公家政嚴肅公壹稟遺範朝望旅集祠下群子姓而教之咸秩有禮性惇友愛與伯兄特山公講慈湖之學嘿相脩證事之唯謹叔雲谷公晚歲失明公時與促膝對食詔哽詔咽怡怡無間元配沈恭人白首齊眉雖燕聲弗渝實襯恭人逝悉遣姬媵不御惟左右圖史昕夕覽玩興至與賓朋對奕而已進子若姓課以詩書勉以忠孝蘄世濟厥美深居

鮮出絶不干戶外事而閭里故知則爲之鄶寒
痒拯困危遐邇愛重不啻若陳太丘焉邑大夫
雅崇大老憲而乞言者凡八而自律愈謹年踰
耄耋杖履翛翛若仙一名夕正襟危坐呼子姓畢
集憐念叔氏命分金爲營蒐裘此外不私一語
而逝間嘗總攬公行大都宅心長厚未嘗崖異
絶俗而實勁直自持居官不習僞巧貪緣居鄉
不工脂韋不嘯腐鼠居恒寡言笑鮮嗜慾而冥
會道眞深自體驗隱然有儒先風至其虛中朗
外雅具人倫之鑒凡所延置與子姓共切劘者
悉一時名士相繼奮跡去令公姓俱彪炳閎肆
需次扶搖而曾孫復英英頭角劉之蟬聯輝暎
卽公家未有既也天祚吉人良不爽哉公卒于
萬曆癸卯五月十九日距生正德己卯八月七
日享年八十有五子三長惇郡庠生娶楊文學
女次天仲惺光祿寺典簿娶徐中丞孫女繼娶
鄭馮文學女季慎國子生娶陳吏部曾孫女繼
娶鄭金氏女一適楊孝廉子遜學孫男六國光

國蕃俱太學生惺出國龍國麟國興國傑俱庠
生慎出孫女四惺出者三慎出者一曾孫男五
應期應科應嶽應禎應吉公自卜兆于邑西青
陽之北至是以癸卯季冬吉日與沈恭人合葬
焉禮也史勤氏曰余每閱實公門客廷尉交情
未嘗不爲之廢書三嘆既夫士將正直忠厚以持
世而去所去則春叢零葉集所集則寒谷回暄
彼號爲蹏薄而不爲鈎曲者未之前聞尚巢有
所竪立以就功名不已詩乎公受知新鄭弗以